



长篇悬疑小说

周德东 著

古老神秘的预测之术 惊天动地的跨代爱情
穿越时空的梦幻经历 救命的伟大工程

奇门遁甲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中国恐怖小说第一人周德东继《门》之后最深情、最凄美的悬疑巅峰巨著

长篇悬疑小说

周德东◎著

古老神秘的预测之术 惊天动地的跨代爱情
穿越时空的梦幻经历 拯救生命的伟大工程

奇门遁甲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奇门遁甲 / 周德东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7. 9

ISBN 978-7-80225-339-1

I. 奇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26295 号

奇门遁甲

周德东 著

责任编辑: 许 枫

封面设计:  大象设计工作室·沐雪
DaXiang Design Office 010-64603033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65267400

邮购电话: 010-65276452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

印 刷: 廊坊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6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9 月第一版 200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339-1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北京。天昏，地暗，雷电交加……同一条神秘死胡同，同一个拐角，三条生命先后遭雷击，巧是命运之手幕后布局？花样女孩香消玉殒。中年男子悲痛欲绝，深情所至，痴情去过去，来未来。一场穿越时空的生命拯救开始了……生命与爱情之花，能否在命运的雷电下重

目录

CONTENT

【引子】死胡同 001

北京。胡同纵横交错，长长短短，宽宽窄窄。芍药地一带，有一条特殊的胡同，它拐了九个弯，最后却是死路一条。这有点儿像人生。

【第一章】看不见的世界 007

空空荡荡的小巷里，出现了一辆婴儿车，红底黑花的车篷，前面垂着纱帘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，车里端端正正坐着一个婴儿，静静地看着前面的桑丫。没有人推这辆婴儿车，它自己在慢慢朝前走！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古怪的传真机 | 2 北方 |
| 3 似乎有个人 | 4 神秘力量 |
| 5 妈妈出差了 | 6 神秘短信 |
| 7 脚印 | 8 另一个女孩 |
| 9 空位 | 10 跟踪狂 |
| 11 目击 | 12 常役 |
| 13 相貌对比 | 14 尾行被尾行 |
| 15 一双新皮鞋 | 16 更改 |
| 17 显形 | 18 函授 |
| 19 泪 | |

【第二章】两个自己 105

唯一的解释是：昨夜，另一个自己，那个会隐身的人，穿过墙壁，潜入了他的家。他把自己的衣服穿走了，又把他的衣服留下来……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 初见北方 | 2 另一个“我”在干什么 |
| 3 母亲的质问 | 4 一块橡皮，在错误上舞蹈 |
| 5 铛铛四人行 | 6 硬上弓 |
| 7 听不懂的话 | 8 他和他 |

北京。天昏，地暗，
纯属巧合？还是命运之神
去过去，未来来。
于是，
命里多情之花，
一个拐角，
子悲痛欲绝，
能否在命运的雷电下重
生。

奇门遁甲

目录

002

- 9 他和他
- 10 两个尾行者
- 11 我遇见了我
- 12 他们
- 13 越狱

■第三章 回到从前 179

如果在这个世上，有一种起死回生之术，能够让桑丫复活，就算花一辈子时间，娄小娄都要把这门法术学到手。那时候，娄小娄满头银发，面部布满岁月的坎坷。桑丫复活了，她依然停留在十七岁，明眸皓齿，娇嫩如雪。

- 1 寻找一个梦
- 2 消失了
- 3 宾馆
- 4 跟踪
- 5 无法告诉
- 6 破鞋
- 7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推进
- 8 这么多牵挂的人
- 9 最后的办法

■第四章 生命突围 221

这时候，他看见了一个女孩，她身材颀长，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裤，白T恤，举着一把红伞，走在前面的过街天桥上。她的步履缓慢而娴静，不像是走在雷雨中，而是在夕阳下漫步。

- 1 最后一天
- 2 倒计时
- 3 命运的突围
- 4 阴差阳错
- 5 出发
- 6 梦幻



引子

死胡同

北京。胡同纵横交错，长长短短，宽宽窄窄。芍药地一带，有一条特殊的胡同，它拐了九个弯，最后却是死路一条。这有点儿像人生。



“妈！——”

一声惨叫，倒地身亡。

北京。

胡同纵横交错，长长短短，宽宽窄窄。

芍药地一带，有一条特殊的胡同，它拐了九个弯，最后却是死路一条。这有点儿像人生。

附近居民都叫它“死胡同”。

几年前，死胡同被打通了。这样一来，就和人生有了不同，人死能复活吗？

从死胡同走过去，是芍药地菜市场，很大，终日讨价还价，吵吵嚷嚷。混杂着蔬菜的土气、水果的香气、水产的腥气、肉类的血气。

不过，大家依然习惯地称它为死胡同。

死胡同长长的，窄窄的，显得很静谧。

灰墙灰瓦，显得有些冷清。朱红的门紧紧关着，很少有行人走过。一些鸽子在屋顶上咕咕地叫，忽而呼啦啦飞上天空。

两年前，也就是 2005 年 6 月 29 日晚十一点二十四分，农历五月二十三，乙酉年壬午月甲申日子时，一个女工下夜班回家，当她经过死胡同时，正下着倾盆大雨。天上突然炸了一个惊雷，她一头栽下自行车，被雷劈死在第五个拐弯处。老公等不回老婆，出门寻找，在死胡同里看到了一具焦糊的尸体，仰面朝天，弯着双腿和双臂，如同烧死的人一样。他认不出这个人是谁，却认识那辆自行车，一下就跌坐在雨水中，双臂伸向天空，号啕大哭：“老天爷啊，你为什么选中了她……”

死胡同地势不高，而且两旁都是平房，附近也没有什么高大建筑物，甚

至没有一棵树。这个女工穿的是雨披，并没有撑伞，她为什么就偏偏被雷击中了呢？

同年的8月11日下午三点半，农历七月初七，乙酉年甲申月丁卯日申时，雨下得越来越大，一个修鞋的老人只好收工回家。天上电闪雷鸣，家家关门闭户。老人背着工具箱，在死胡同里缓缓朝前走，突然，一道电光从天上劈下来，老人叫都没来得及叫，一头就倒在地上。他也是仰面朝天，弯着双腿和双臂，全身黑糊糊……

这个老人没儿没女，没人哭喊着质问老天爷。

这个老人被劈死的地方，也是第五个拐弯处。

北京这个城市太大了，房屋如海，胡同如网。两次炸雷，在同一条胡同，同一个地方，两个月一先一后劈死两个人，这种巧合的几率是亿万分之一。

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件奇闻怪事。

气象局两位雷电专家专门考察了这个地方，最初，他们以为这条胡同的地下有金属矿藏。可是，经过勘探，排除了这个推测。直到最后，他们也没有发现什么奥秘，只好不了了之。

后来，一到阴雨天，死胡同就很少有人露头了。就是晴天，大家走到第五个拐弯处，心里也觉得疙疙瘩瘩的。大家都说这个胡同之所以接连劈死两个无辜的人，就是因为名字不吉利。

这能怪谁呢？

这条胡同现在的正式名字是：通达胡同。地名办公室三年前就确定了。可是，就像我家乡小镇的人都叫我周二，却没人叫我周德东一样，你若问死胡同的居民，通达胡同在哪里，估计一半的人都会挠着脑袋说不知道。

后来还有传说，半夜时，有人经过死胡同，在第五个拐弯处，看到一个全身闪着电光的人，双腿弯曲，双臂弯曲，怪模怪样地徘徊。嘴里还喜滋滋地叨咕着：我中彩了，我中彩了……这都是老百姓的演绎，不可信。

2006年，死胡同平安无事。

2007年4月23日，农历三月初七，丁亥年甲辰月丁亥日。

桑丫去菜市场买菜。

这一天，她的心上人娄小娄过生日，她要亲手为他做一顿丰盛的晚餐，为他庆祝。

纯属巧合？还是命运之神……

奇遇

同一个拐角，三个生命先后遭遇不幸；悲痛欲绝，深情所至，能否在命运的雷电下重

为此，今天她没有去上学。她是去年9月份来北京的，在中医大学一年级读书。她家住在一个叫花都的小城市，在北京的南边，千里之外。今年她十七岁，属马。

这个女孩的脸蛋不算漂亮，不过，她身材颀长，气质文静。今天她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裤，白T恤，学生头，简简单单。一般说来，只有在内心做加法的女孩，才会在外表上不停地做减法。当你和她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如果碰巧她抬起头来，你看到她那双淡定的眼眸，就会知道，这个女孩不能轻视。

她住在芍药地一带的浩鸿小区。从南门出来，走过去街天桥，就是那条死胡同。穿过大约一千米的死胡同，就可以走到芍药地菜市场。实际上，浩鸿小区北门出去，马路对面就有一家副食商场，那里面，蔬菜水果肉类蛋类，什么都有，不过价格比较贵，因此，现在桑丫专门跑到南面的芍药地菜市场去采购。

娄小娄早晨打来电话，说晚上等桑丫放学之后，接她去三里屯南街的“咱家”吃晚餐。桑丫表面上同意了，背地里却忙起来。她要给娄小娄一个惊喜。这个女孩从来就不爱口头表达什么。

她准备做一桌她的家乡菜：棒棒鸡，冰糖肘子，干烧岩鲤，锅巴肉片，清炖牛尾汤，赖汤圆……

天阴得严严实实，雨哗啦啦地落下来。她举着一把红色的雨伞，走出小区，走过去街天桥，进入了那条死胡同。

胡同里没有一个人，如同一个无人居住的空巷。千条雨丝，万条雨线，砸在地上绽出千万朵雨花。

桑丫经过胡同里的老门老墩，走过第四个弯的时候，抬头看了看天。她不知道这个地方曾经一先一后劈死过两个人。乌云压在头顶，就像一张巨大的脸，死死地盯着人间。毫无表情，天意难测。

雨越来越大，满世界只有水声。

她到达菜市场的时候，雷在万丈厚的乌云里来回跑动，似乎在人间寻找着什么人。

菜市场空空荡荡，只有她一个顾客。多数摊主都回家了，剩下一些摊主缩在铺位里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打牌。

桑丫买了很多菜，几乎都要提不动了。

她刚刚离开菜市场，忽然想起刚才买的一捆葱没有拿，就返了回去。如果没有这捆葱，接下来的一切都可能发生改变。回到摊位前，小贩没等她说

话，就把那捆装在塑料袋里的葱递给了她，她谢了摊主，走了。

乌云压得越来越低了，天地间无比暗淡，天就像快黑了一样。突然，一道闪电把黑糊糊的天幕从东到西撕开，如同一个巨大的照相机在闪光，于是，这个城市里所有的生灵都被摄入了一张神秘的胶片里。接着，响起一声惊雷，好像就是在桑丫头顶炸开的，整个城市都抖了一下。桑丫拿伞的胳膊一麻。她吓了一跳，小跑起来。

走着走着，她的手机短信响了。她用脖子夹住伞，腾出一只手，把手机掏出来，打开短信看了看，是娄小娄发来的：

桑丫，你在哪里？下雨了，待在学校里不要乱跑，尤其不要去那条死胡同。前年，曾经有两个人在第五个拐弯处遭到雷击！娄小娄。

桑丫抬头朝前看了看，又朝后看了看，她现在站立之处，正是第五个拐弯处！

死胡同里还是没有一个人。

她敏感地抬头朝天上看，不知道看到了什么，双眼一下就瞪圆了，喊了一声：“妈！——”接着，“咔嚓”一个惊雷，对准她直直地劈下来，她一下就倒在地上。

一个青春的女学生，转瞬就变成了一具焦黑的尸体。

那些菜散落一地，都被烧焦了。雨伞只剩下了一根柄，黑糊糊的，七扭八歪，很像从古墓挖出的一件兵器。

和前两个不幸者一样，她的双腿弯曲，双臂弯曲，一双黑洞洞的眼眶，似乎还在惊恐地瞪着天上的什么东西。

这一刻是九点零四分。

第三个人在死胡同被雷击身亡。

次日，雷电专家又来了，他们勘查了一番，回去了。他们无能为力。下雨天，如果雷电专家走在户外，也有可能遭到雷击。老天爷不管你是总统还是平民，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不管你是雷电专家还是修鞋的。

不知是来自哪个方面的干涉,这一次雷击事件,媒体并没有报道。

桑丫死了之后，死胡同里的一些居民先后搬走了，他们把房子租给了外地来京人员。这些租户住了一段时间，陆续也听到了三次雷击事件的传闻，很多人宁可不退房租也要搬走。

死胡同越来越没有人气。一些草从墙角砖缝探出头来，越长越高。一些

北京。天昏，地暗，雷。纯属巧合？还是命运之来去过去，来未来。

奇门遁甲

同一个拐角，三条生命先后遭遇雷击。命与爱情之花，能否在命运的雷电下重开。



006

野虫也陆续滋生，纷纷爬出来，在死胡同里大摇大摆地穿行。

如果你来北京，在晴朗的天气里，我可以带你去探视一下这条诡怪的死胡同。它离我现在工作的《青年文摘·彩版》编辑部不太远。

胡同口子，半根一米长的野草长了一尺多高，连带灰白的苔藓，都快长到一尺高了。



第一章

看不见的世界

空空荡荡的小巷里，出现了一辆婴儿车，红底黑花的车篷，前面垂着纱帘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，车里端正正坐着一个婴儿，静静地看着前面的桑丫。没有人推这辆婴儿车，它自己在慢慢朝前走！





1 古怪的传真机

夜里，娄小娄做了一个怪梦。

他梦见自己在湖边钓鱼。那个地方既熟悉又陌生，好像什么时候来过，却又怎么都记不起来。四周怪石嶙峋，古树参天。一两只乌鸦“嘎——嘎——嘎——”地叫，只听见它黑暗的声音，却看不见它黑暗的身影。

天地间，只有娄小娄一个人。

过了好长好长时间，依然不见鱼上钩。

娄小娄有些不耐烦了，准备收拾渔具回家。从梦中古怪的湖畔，回到现实中北京的家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走。

这时候，天色突然暗下来，并且起了风。草丛里有一只什么动物一闪即逝，似乎在仓皇逃命。天上不停地闪着电光，却无声，就像一只灯泡，由于电压不稳，忽明忽暗。

平静的湖水开始动起来，越来越汹涌，很快就成了惊涛骇浪。娄小娄惊呆了，直直地盯着水面，预感到了要发生什么。

突然，有个东西在水中“轰隆”一声冲出来，身体几乎和湖面一样大！娄小娄吓得一哆嗦，想跑却站不起来。

这是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。它的肚皮是黄色的，壳是黑色的。它没有眉毛，光秃秃的眼睛阴郁地盯着娄小娄。

娄小娄傻傻地和乌龟对视着，不知所措。

它慢慢转过身去，娄小娄看到了它水淋淋的脊背，上面隐约有一个圆形的图案，配着繁体字。

还没等娄小娄看清楚，这只巨大的乌龟就慢慢地降下去了，湖水涌动了

一 阵 子 终 王 恢 复 了 平 静。

接着，天上传来童声吟咏：

阴阳逆顺妙无穷，二至还归一九宫。

若能了达阴阳理，天地都来一掌中。

卧室里黑糊糊的，没有一点儿声音。

卧室里黑糊糊的，没有一点儿声音。

他爬起来，摸到手机看了看，午夜十二点。他躺下去，一边回想梦中那个奇怪的图案和那首歌谣，一边闭上眼睛，想继续睡去。他是北方中医院的医生，接触过一点儿《易经》，他知道，那个图案是八卦图，那首歌谣是著名的《烟波钓叟歌》。

他翻个身，四仰八叉地躺着，感觉很舒适。

他离婚三年了，已经习惯于一个人的生活。

前妻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女人，离婚完全因为娄小妾。娄小妾是一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，一米七八的个子，一双温和的眼睛，高挺的鼻梁，厚墩墩的性感嘴唇，风一样清爽的笑容，身上淡淡的来苏水味道……

他太博爱了，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多，织成了一张网，他几乎整天在这张网里游来游去。明明一转身就可以成为漏网之鱼，他却不愿意。

如果换一个女人，找了这样一个老公，肯定要吵闹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。她却不，她意识到，她不可能改变这个男人，就像无法把一棵麦子变成一颗谷子，于是安静地离开了他，去了美国。

虽然娄小娄爱女人，却并不是色鬼类型，应该算色仙。他不放浪。离婚之后，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，他都是一个人生活。

一个人。一个房子。一个世界。

太安静了，就会有声响。

娄小娄竖起耳朵听了听，好像是书房飘过来的，是传真机的声音：“吱吱啦啦……”就像一个动物，在慢腾腾地吐着什么东西。

他坐起来，披上衣服走出去，打开书房的灯，传真机果然吐出了一份文件。没有对方的电话号码。他拿起来，是一张文王八卦图。

文字描述了奇门遁甲地盘的空间模型：坎，北方，代表水，月。离，南方，

代表火，日。震，东方，代表雷，动。兑，西方，代表雨，泽。巽，东南，代表风，散。艮，东北，代表山，固。乾，西北，代表天，父。坤，西南，代表地，母。

这是谁发来的？

在这样的深夜里，一份来历不明的传真，让娄小娄有一些不安。

他慢慢走回卧室，开始琢磨刚才的梦以及这个传真，似乎有什么玄机。

应该说，娄小娄曾经对奇门遁甲很感兴趣。小时候，他经常听人说：学会奇门遁甲，可以“穿墙遁地”。不过，你要是学习这门奇术，就必须钻透它，否则就会疯掉。大学时代，他学过一点儿奇门遁甲，由于它过于高深复杂，后来放弃了。

不过，他至少知道，传说中，最早的奇门遁甲，就是一只元龟巨鳌送给人类的。轩辕黄帝和蚩尤在涿鹿大战，无法取得胜利，梦见天神，欲传授符诀，于是筑坛祭祀。水中浮现一只元龟巨鳌，嘴里衔着一册书，似皮非皮，似绸非绸，文字是血写的。黄帝根据它，排兵布阵，最后打败了蚩尤。这就是《奇门遁甲》了。

娄小娄相信，像奇门遁甲这样揭示宇宙玄机的方法，并非哪个圣贤创造，而是在远古时代，某种神秘之物赐予人类的。

可是，自己为什么莫名其妙地做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梦？醒来之后，为什么那么巧就接到了这样一份传真？

如果说，梦是没有逻辑的，睡着之后，什么梦都可能做出来，那么，现实中为什么就出现了一个跟梦境相配的传真呢？这绝不是偶然了。

如果说，传真发错了——这也是经常有的事，那么，为什么梦中出现的情景偏偏就跟这份传真呼应上了呢？

奇门遁甲被称为“方术之王”。

近年来，它成了探索中国神秘文化热潮的一个焦点。

娄小娄早就想静下心来，重新学习这门伟大的预测术，以便掌握未来，为自己的每一个决定做出趋吉避凶的时空选择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奇门遁甲是一门决策学。可是，他一直忙于尘事，没有实现这个想法。

不过，如果梦里的那只乌龟，真是某种征兆；如果某种神秘力量，每夜都用传真的方式，教授他奇门遁甲——他肯定害怕。他还是希望买一本有关奇门遁甲的书，在家里静静阅读，旁边再有一个女孩红袖添香就更好了。

第二天，娄小娄跑了几家书店，想买一本奇门遁甲辅导书，却发现这类

书很少。现代人整天忙忙碌碌，买书也是彩票指南、凶杀猎奇、爱情三十六计之类。几乎没人关注奇门遁甲这类玄书，它让人们感到不具体、不现实。偶尔看到一两本，写得也是云山雾罩，让人根本看不懂，或者作者本身就是一知半解。

这天晚上，他一个人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电视，手中拿着遥控器，不停地换台。

他的电视有八十一个频道，其中五十八个频道有节目，竟然没有一个好看的。接下来的二十二个频道就是雪花了。

今天，娄小娄意外地发现，第六十四频道竟然出现了影像！屏幕左上角的台标是一个太极图，一个穿中式对襟服的老人，他面容清癯，坐在台上在讲课，他的背后是深邃宇宙的背景。影像很模糊，似乎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时空。噪音很大，娄小娄隐约听到，他在讲九宫格与天上星座的关系。

娄小娄急忙拿起电话，打给了一个叫林要要的女孩。这个女孩是一家制药厂的“医药代表”，通俗地说，就是到各个医院推销药品的，她一直在追求娄小娄。

娄小娄问：“你在哪儿？”

林要要说：“我在家呀。怎么了你，慌慌张张的！”

“你赶快打开电视，看看有没有一个太极图标志的台？”

他听见林要要打开了电视，搜索了半天，才拿起电话对他说：“没有啊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

娄小娄愣住了，说：“没事儿……”

放下电话，他再看电视，屏幕上已经满是雪花了，吱吱啦啦在响。那个老人不见了，那个台也不见了。

他关掉了电视，一直在发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不甘心地再次打开电视，寻找那个诡异的台，没有。五十八个频道之后，都是雪花。

这天半夜，娄小娄又听见书房里传来“吱吱啦啦”的声音。他跑过去，看到传真机又吐出了一份文件：

4 9 2

3 5 7

8 1 6

于是，巧去过去，来未来。北京。天昏，地暗，命运之雷电下，
纯属巧合？还是命运，地暗，雷电，未来。

奇门遁甲

同一个拐角，三条生命先后遭遇，能否在命运的雷电下，



012

戴九履一，左三右四，四二为肩，八六为足，五守中央。

娄小娄面对这组数字，琢磨了很长时间。这是一个三级幻方，不论是正方位，还是对角线，三个数字加起来都是十五。

抬起头，仰望浩瀚的夜空，娄小娄心中充满迷茫。

繁星远远近近大大小小明明暗暗。

天上有九组最亮的星，给古人辨别方向：

正北方是一颗北极星，正南方是九颗为一组的天纪星，正东方是三颗为一组的河北星，正西方是七颗为一组的七公星，东北方是八颗为一组的华盖星，东南方是四颗为一组的四辅星，西南方是两颗为一组的虎贲星，西北方是六颗为一组的天厨星，正中央是五颗为一组的五帝座。奇门遁甲的数字神奇排列方式，与天上九组星的数字、格局完全一致！

娄小娄有一种预感——自己似乎接近了某种人类之外的神秘事物。

他伸手把传真机的电话线拔下来了。

第三天半夜，娄小娄又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弄醒了。他猛地睁开眼睛，辨别出声音还是从书房传来的：“吱吱啦啦……”

他披上衣服下了地，走进书房，打开灯，顿时瞪大了眼睛——传真机又吐出了一份文件！发传真者还是没有留下电话号码。

这一次，传真讲的是奇门遁甲地盘的时间模型：

把十天干的甲藏匿起来，于是神妙无穷。剩下九干，占领九宫。

讲阳遁阴遁总共十八局……

娄小娄朝传真机的后面看了看，顺着电话线，在桌子底下找到了昨天拔掉的插头，它在地板上静静地躺着。

娄小娄瞪大眼睛在房间里扫视了一圈，没有任何异常。

他呆住了。

他仿佛看到了这样的场景：水泥地上，躺着一个咽气多时的死人，他突然张开嘴，操着某个地方的口音说：“我告诉你一件事情……”

第三天早上，娄小娄把传真机装进箱子，抱下楼，放在了银灰色的宝来轿车上。

接着，他给林要要打了个电话。她在制药厂，制药厂在远郊。

“你等我，我马上到你那里。”